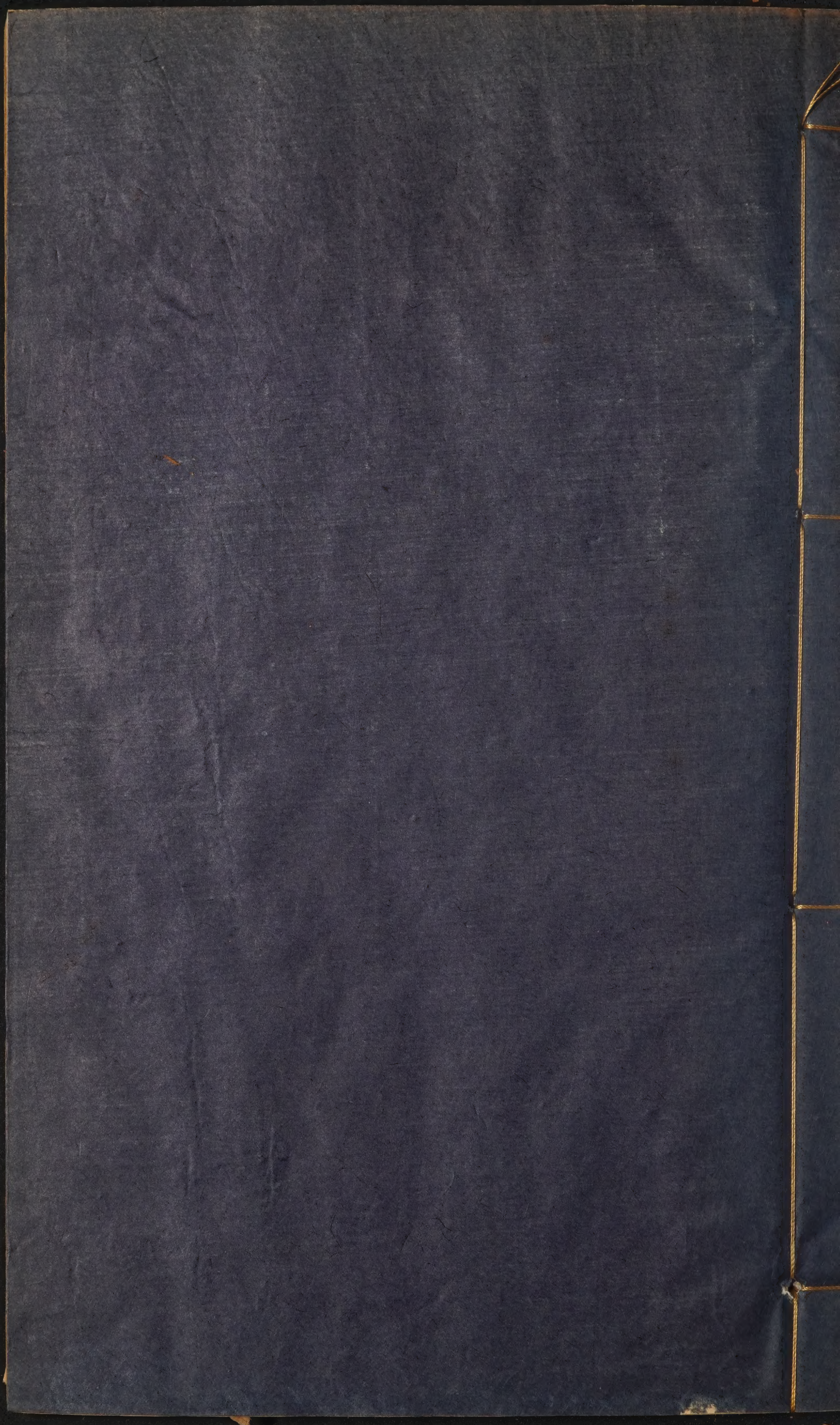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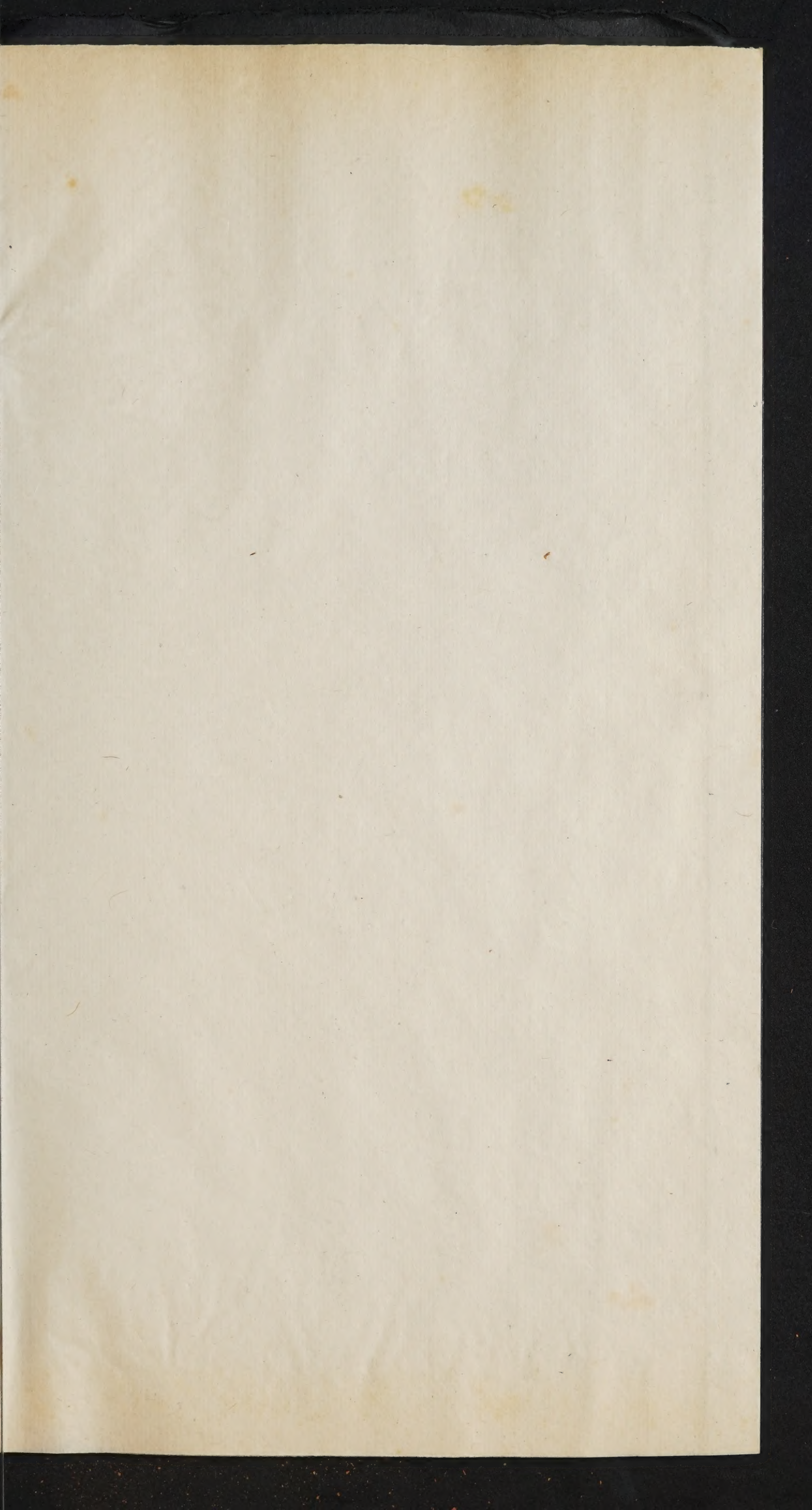




○○○金剛經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既是虛妄如何有相既已有相便有生滅如何不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便是金剛不壞身既識不壞身自然不見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三十二相然此不壞身不可以色見不可以音聲求非得真空無相之妙不能脚下承當而見如来也何以故如来者無所從来亦無所去故名如来能悟如来便悟諸

相非相。不能悟者。是落見障。一落見障。便有我
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許多見生。不能見如來。
不然三千大千世界。悟者處此。迷者亦處此。悟
者以清淨心處此世界。即見世界無非清淨。此
者以塵垢心處此世界。所見世界皆為塵垢。則
諸相非有。有因見生。掃除妄幻。先去諸見。諸見
既去。即見如来。佛見世人皆墮見障。不能解脫。
說金剛經解粘釋縛。還人本来。若人悟此。則粘

花微笑不獨迦葉何人不可為迦葉了此大事不在靈山何處不可為靈山大衆齊參金剛非妄

楞嚴經

佛弟子極聰明者莫如阿難大凡聰明之人極是誤事何以故惟聰明生意見意見一生便不忍捨割徃徃溺于愛河慾海者皆極聰明之人阿難惟聰明之極不忍捨割直至迦葉時方得

度為第二祖然必待迦葉力擯不與話言又待大衆星散視之如仇故阿難慌忙無措而至無可奈何之極然後捨邪從前見解方乃印可迦葉傳法為第二祖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倚何以悟此妄身其微如塵其幻如漚其不溺于愛河慾海者幾希故佛說楞嚴無非為阿難聰明難捨開方便門種種曉諭直使還其本来面目真于愛河慾海中接引援拔也陸象山有

言此理與溺于利欲之人言易入與溺于意見之人言難入人謂象山之學近禪豈謂是與不知學無禪儒妄自分別此有宋諸儒不唯意見用事亦多利欲蔽心試參攷嚴必不妄生分別打破異同

○○○圓覺

覺性徧滿周圓無際如何有輪廻因彼衆生不思其身四大和合幻妄無比髮毛爪齒皮肉筋

骨皆歸於地汗血津液涎沫痰淚皆歸于水煖
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幻身安在而乃息
愛貪欲種種幻出如何不墮輪迴當知輪迴愛
為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譬如病目見空中
華空實無華病者妄執脩圓覺者知是空華從
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幻如銷金鑛金非銷
有雖自有金終以銷成一成真金不復為鑛故
菩薩衆生本無異性悟則衆生是菩薩迷則菩

薩是衆生悟則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徧滿無壞無礙迷則如取螢火燒須彌山雖欲其焚終不能着此幻妄身亟宜早悟一悟盡悟何物非幻天幻地幻我幻人幻衆生幻壽者幻極其幻境佛也幻法也幻佛法既幻幻亦歸幻能悟此者是名圓覺如此不迷輪廻不落

○○○法華經

法華所云智慧是非聰明乃諸佛成祖悟法之

根基若是聡明反為佛累故聦明不特儒家所忌即佛法尤為大禁唯有智慧十方朗照無不了了悟機一徹永不退轉何法不受何佛不成解者曰諸佛智慧指權實二智也權智說法實智証法不知權實何煩分别智非權不成為智權不實不成為權實如秤權如秤錘智如運秤離秤則錘無用離錘則秤無用離運秤者則秤與錘又無用如来曰已佛家遣言說玄說妙徒令

諸人火宅不脱故為種〻分別巧説必使諸人安穩涅出心始泰然無滯障碍此豈聰明見解所能承當若如来〻尚不唯無聰明且無智慧無有智慧如何有法〻尚無有如何可説〻既歸無證于何有但覺諸法如是相如是性體如是力作如是因縁如是果報如是而已故會此一部法華如是如是

○○○清静經

矣道一而已矣無所謂儒釋道也讀清靜經而益信三者之源于一一者何常清靜是已儒者見濁亂躁動之非道教人澄以仁義定以道德釋氏見濁亂躁動之非道教人澄以虛空定以般若道家見濁亂躁動之非道教人澄之以清定之以靜是清靜者儒之髓釋之源道之宗也亦儒得之為儒佛得之為佛道得之為道者也彼役役名利擾擾死生昏昏應感者是不知清

静為三教一理而妄認三教為異泒殊途而不觀之戲者偶扮為帝為王偶扮為奴為隷偶扮為男為女偶扮為官為吏偶扮為鬼為賊偽扮為賢為佞當其扮後種種各異原其本来面目則此一人實未有二如彼三教後流雖分其源則一非源之一道體如是世人不察妄執為三試反其心清耶濁耶靜耶動耶如其濁動不惟有三且百千億若是清靜一且假名三于何有

試問儒釋道道果是一是二是三

○○○黃庭經

按黃庭稱內景外景二經以養修命繕性之要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太上金書一名東華玉篇仙經四十餘卷而此爲首乃景林王真人傳于南嶽魏夫人者景林化後傳之東華楊司命司命海轉授許長史掾父子掾與長史後先化去掾之子黃民避亂入剡遂寄東閣馬朗家晉

安守孔默以重幣懇之黄民令晉安吏王興繕寫輿私繕一通孔不及奉誦其子熙先綜才而狂謂經語誦之萬遍即得仙以為幻妄悉燬之後以逆族戚王興繕寫者渡浙江遇風漂佚於是二家所得都絕王靈期又造黄民懇得之竊加增益盛其藻麗以行世凡五十餘篇黄民卒馬朗匿其真本後為山陰何道敬竊傳以㩦鍾法師及陸修靜等分散幾盡陶貞白百方購

得之。于是內外景悉備。閟之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夫此經極生人之歸宿。究玄宗之秘密。一晦于興先。再晦于飄佚。三晦于靈期。不有貞白購得其真。內外景不化為烏有乎。矣哉興先兄弟。謂誦萬遍昇三天無驗耶。倘誦千遍。吾知其必不作逆矣。昇三天之言詎不益驗。惟其才高不肯敬信。不然雄才大略如興先。豈不如晉安一小吏。說者謂其燬經之報。是皆誣經。如謂

燬經有報則私自繕寫者儘可謂尚善敬信胡
以渡江飄佚不免魚腹乃孔默重幣之求雖遺
子累于彼無干亦可將功折罪如何便戕其族
王靈期竊加增益戕經畔教何止于燬竟不聞
經之所以報靈期者不知經之顛晦亦其數耳
但太上太自敬重不輕授人遂致乖舛增益之
病愚見雖大道不容輕傳悟者自悟即無是經
亦自悟入迷者自迷即云誦之一遍可昇三天

亦自不理也故孔子之道天下為公第懸之的令人自射自中而已夫黄庭經者吾人修命繕性之的者也

○道德南華

或謂一部南華却是道德經註脚此未深原之氏之旨者也道德之清净無為與南華之江洋实几雖数人各知性命是自家切已的是終身淂力受用的然老氏近于狹〻則皷滚為戕[illegible]

公近于廣〻則槃涉蕪愛故一切有為法便以為鑿渾沌竅至于詆侮聖賢狂言無忌至如禪宗中喝佛罵祖見釋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拳打殺與狗子喫了要二家宗旨貴在了生死脫輪迴相為于無相為識者謂其演說金剛般若深報佛恩理會得此便謂老子為蕪愛亦得即謂莊氏為〻我亦得又謂老莊非為我非蕪愛亦無不得

○○○離騷太玄

離騷者屈原鳴忠也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投江而死迺作書摭騷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諸江以弔屈原余謂雄之美新不在美新日即在此反騷時雄之投閣亦不在投閣日即在此弔原時矣何也原惟忠故不得已而作騷雄惟不識忠故可已不已而美新原唯忠故不畏死而自沈雄惟畏死故恐死已而先自

投不思大丈夫幸而主聖臣良則君臣可享無事之福不幸而國運艱難則食人之食當憂人之憂咬定牙關成就一個字而已子雲不識一個字總識許多奇字僅能擬得太玄幾篇賦文幾首何益于人家國總之子雲以屈原文過相如初未嘗知其心也即反騷亦文士摹彷之常初未嘗為吊屈原設也及自岷山而投文于江亦偶然湊遇初非有意也如是則子雲自當以

文士目之文堪清供何苛責焉

陶淵明白樂天蘇東坡集

自有宇宙以來稱能討便宜者三人一陶一白
一蘇而禿翁乃謂陶公清風千古無耐其不肯
折腰八十日便賦歸來此盖以不受世間官束
為便宜淺之乎知公者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
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
舍人與東坡謫居黃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擢

侍從出處老少二公大畧相似故坡公嘗曰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形神似我所以餘勢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心相似我所以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三公也矣韋集猶存余每一披閱未嘗不對三公兩睫闇豈徒以其善詩便亟若以其善詩便宜則陶公外如白如蘇竄逐無已時雖冒典之為嬰兒則世以嬰兒浮便宜者豈獨三公是皆淺之乎知公者也故能識三

公善討便宜公其久必決其法明者可與論千
古英雄矣
○○○唐詩
詩三百篇尚矣迨漢則蘇子卿李少卿其選也
三子而後下逮建安黃初曹家父子於是起而
振之若劉公幹王仲宣其輔者也正始之間嵇
阮疊作譏者謂其師少卿及至太康陸士衡兄
弟又起而振之乃倣子建若潘安仁張茂先張

景陽則學仲宣者也。若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者也。於是陶元亮起而振之，高情元韻，直超建安而上。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其氣骨駸駸有西漢風。永明而下，沈休文則拘聲韻，王元長則局褊迫，江文通則過摹擬，陰子堅則涉淺易，何仲言則流瑣碎，以及徐孝穆、庾子山輩，較之元嘉尚或有間，矧建安哉。然則詩何盛？曰盛於唐。唐何以盛？曰唐以詩取士者也，有專業

焉雖然唐云盛矣然猶有初盛中晚之分則詩難言哉余觀唐初沿陳隋襲徐庾其誰振之乃貞觀永徽閒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於是若劉希夷上官儀輩務欲淩跨三謝蹴駕江薛終不能免四聲八病之嫌興則初唐始製哉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伯玉於是起而振之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丕變淩古之功陳公為大時則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新聲蘇

張大手筆此則初唐漸盛於開元天寶間杜子美枚是起而大振之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與李翰林宻爽惝怳縱横變幻名相上下故王元美謂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嗚乎此李杜所以光焰千古乎並時而作又有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俊聲高適岑參之

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韋蘇州於是起而繼之。雖祖襲靈運。即其能寄穠鮮于簡淡。而實凋明以来一人而已。他如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不其中唐再盛乎。元和間。韓柳於是起而振之。韓勅敖建安。晚自成家。柳斟酌陶謝。實韋蘇州而下一人也。至於元白近輕。俗王張過浮靡。要皆同師古樂府。

又若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其晚唐之變乎降而開成則有豪縱之牧之綺靡之飛卿隱僻之義山偶對之用晦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段成式輩雖能黽勉氣格特邁流比之大曆有所不逮況開元哉余讀唐詩有令我飄揚欲仙者有令我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孰謂詩不可以興觀群怨哉是宜置之案頭朝夕捧咏豈特李杜詩仙當不去口亦惟天實

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則有于
鱗之選在
○○○濟南弇州太函集
皇朝立言之士濟濟輩出各自名家名家中尤
不朽者三人一李按察于鱗一王司寇元美一
汪司馬伯玉李起菰蘆手闢乾坤雖曰擬議以
成變化然變化之極妙亦自然實開闢以来有
數之人讀其詩文令我飛心直挂天外不特蛾

屑天半而已也。元美以名家子。敭清風于千仞。窮搜極覽。無所不有。雖大海廻風。無權輿到典雅渾粹近古。所希伯玉繼出。可謂中興。肥腸滿腦。誰能見及。雖優孟抵掌。亦自不妨為腐史之後一人。故有李王。自不可無伯玉。三人鼎足。誰曰不宜。後之君子。與其學元美而未至。寧為伯玉。如希于鱗。于鱗性者也。元美身之也。伯玉反之也。敢信臆見。時亦弋獲。欲覓三公。玩此三言

○○○藏書焚書

余始讀卓翁藏書呵聖罵賢好人所惡初意其一無忌憚之徒耳弗取也後得焚書讀之中多憤激語始亮其心則藏書蓋借他人酒杯澆自已塊壘以自況其牢騷不平耳至落髮披緇則天臺諸公未必無過善乎梅衡湘之言如此老者若與之有卻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

價也。令藏書焚書具在。其一種爽快。若口角另有一副鑪錘者。令人讀之不能已已。案頭何可一日無此物。噫。此老雖自許其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二十分識。然名心太甚。百世而下。終不能免索隱行怪四字也。

○○傳奇

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故一時諸君如貫酸

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以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語〻當家極盡其妙其出于人口入于人耳真胸中有許多無狀可怪之事斯手頭有許多慷慨不盡之韻見景觸目噴玉唾珠真千秋絶技哉近如楊用修湯海若屠長卿張伯起梅禹金藕漢英諸作每一登塲便令人快欲狂人悲欲絶即其描寫盡態體物盡形發响盡節諧俗

盡情便覺可以興觀群怨者。不獨詩也。人但恥其可以興觀群怨耳何必顧曲周郎辯撾王應乃許觀場哉雖然有此世界必不可無此傳奇有此傳奇乃可維此世界則傳奇所關非小詎可藉口西廂壓卷以為風流談資

○○○佛像

只這一塊泥把一具木頭雕塑佛成佛雕塑菩薩羅漢成菩薩羅漢種種變化各如所像須鋼

蠢鐵。一經鑄造。亦復如是。夫土木。銅鐵至頑。且蠢付之匠人。便能成佛。人為萬物靈。受人千言萬語。都不省。變是不待雕塑鑄造。即可立地成佛者。反不如一塊土。把一頁木頭。幾片臭銅。鉎鐵也。達磨面辟。影留于辟。工人鑿影。血出壁間。面之。而影之。而血出。又比雕塑鑄造者更變化無窮耳。而優填王思佛。命刻旃檀像。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為真佛。

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彼人之冥頑不悛者直謂之不仁之人而已謂之不仁人必不甘如其不甘請觀佛像

念珠

世有三種人皆當持名念佛第一種人志存不朽立名枯竹第二種人意在榮貴貪求不足第三種人心唯知富不顧成人是三種人若如意珠繫衣不覺窮露他方乞食馳走自惟二種三

種余無其心并無其意彼第一種時頗墮入不
自覺知從今悲悔亟持念珠是念珠着飛光出
佛善導大師念佛一聲光從口出十聲至百光
亦如之少康法師念佛一聲口出一佛至于十
念十佛次出我聞迦談一念二念三四五念乃
至百千萬念于念々中存其覺慧即是一佛二
佛三四五佛乃至百千萬佛于佛々所種其善
根無不如類此三種人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

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不從外得是三種
人得彼念珠力即生極樂國

○○木魚

魚可化為龍凡可得聖諦晝夜不合目修行悉
寤寐故聽木魚聲隱ㄟ覺有祇園閒想善男子
聞是音者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我願衆生
時聞是音便當力持莫待玉魚符下彼時枯魚
過河泣何時還復入晚矣晚矣我願大衆泣前

魚者聞如是音不渡愁似鰥魚會王魚者聞如是音不渡殃及池魚也有謂學道何必于磬物何異叢魚于臨淵甚謂木魚無溢于經行不猶緣木而求魚哉

○○衲衣

出家與在家不同在家則為人子有斑衣樂為士有褻衣娛為御史有繡衣榮為王公有袞衣重是數衣著衲子、無一焉衲子亦無用焉試襪

諸人着衲子衣諸人必不屑也或問天湖子在家如何亦有衲衣不知天湖子樂既無斑衣崇未逢繡衮雖在家與出家等若天湖子即有繡衮亦必不捨去衲衣可慨諸人未遇時鶉衣牛衣無所不可一日朱衣點頭何入念及天下衣皆為自家衣食計耳此何如衲子一衲趺跏蒲團上作佛上足弟子為無灾無難乎雖有僧伽梨鬱多羅安陀會三衣亦不易矣俗衣豈庸着

體

○○蒲團

飲月團數甌坐蒲團神清精會心澄慮滌數年来剖破許多疑團不待臨濟接得便打為祖師意也友人性暴怒者勸之遊事蒲團數月報曰果如君言乃有得力雖不敢謂和氣一團覺怒團亦漸解散三年後與君了此蒲團一段大事可咲此公之言多緣不知怒亦是性不可無但

暴則過中不可有耳數月来報儘可謂脚下承當無能掛礙即此便是蒲團大事已了尚云三年了事不識所了何事更有何事可了也即此便是此公暴怒的公案如何敢說有淂力漸觧散耶可見蒲團之緣不許俗根輕易惹着

○○禪榻

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此趣惟白香山淂之香山設四禪榻廬山中觀山玩水外

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余性不喜見俗人惟置禪榻二一自適一適知朋〻若未至則懸之敢曰陳蕃之榻懸待孺子長史之榻專設休源亦惟禪榻之側不容着俗人膝耳余逞〻詩魔酒顛賴此榻袪醒故膝處皆穿豈香山所謂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耶乃羊琇不坐連榻于元凱任城王順不坐乃父之故榻烈〻英風皇〻孝誼如遇斯

人。函。當。焚。香。煮。茗。設。帳。下。榻。若。是。俗。子。仍。懸。之。
下。縱。怒。罵。相。如。謹。卧。榻。中。不。接。不。聞。方。是。髮。僧。
行。徑。

○○麈尾

麈尾談柄也乃顯達謂是王謝家物余謂在人。
不在物。果解清談。即張識松枝便為麈尾。如其。
不然。彼王丞相以驅牛車直作鞭耳。豈不稱屈。
及殷中軍王藍田謝鎮西共集清談王丞相又

自起解帳帶麈尾。使諸賢知有九錫。則王公此解何殊。執鞭寬弐。麈尾再辱于强口。爲决鼻牛之奮擲。使其脫落無餘。是又爲攻擊之棒矣。雖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而神州陸沉。投麈尾。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噫嘻。麈尾亦肯甘承否。

○○纓冠

世人逢衣淺帶。解果其冠。詎不千秋英豪。自命

乃往〻以整冠李下之身而與彈冠待薦一不如意便怒髮衝冠罵〻然曰儒冠多悞身是果儒冠罪耶則操出皮冠虞人下羞矣羞矣閒奇冠進賢者濩棄去麃皮以希柱後惠文噫彼掛冠東門者何家之子也沐猴而冠帶不乏人熟着此籜冠草服逍遥田閒光彩雖不到吾頭上㒩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乎今世視此籜冠一似貧乎天冠于大市皆咲而却走矣人棄我取以

入清供

羽扇

禿翁謂有二十分識便能成銑溽十分才使羨溽十分膽居嘗屈指則諸葛公其一也獨恨不溽見公葛巾羽扇指揮三軍玩弄割鬚賊紫髯奴掌上彼舉扇自障者使公當其任蘇峻王敦輩敢萌異心乎毋論其他即如安石一執蒲葵扇士庶競慕便增入價求羲之書五字老嫗六

角扇頭即得百金。此二公者皆有識有才有膽律之孔明猶且有間況不書扇之羊欣驅状扇之光庭又何足云。余謂欲執羽扇必有諸葛公之識乃可不然寧暑不執扇如唐之韓滉五代之李昪而已。

竹杖

規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天壤間此種人不少。余鄉后墨寺產方竹每戒僧護之僧曰此竹有

何好公數〻戒其等護也余咲曰子但為我護不必問其好不好也這箇禿子不亞德裕那個禿子德裕以方竹杖與僧〻即規圓而漆之德裕嘆息彌日李君李君何見之晚衆人不識豈特竹杖見在暗中必須得太乙之精青藜杖頭火始見世界也曇瞿以錫杖為波若眼倘世皆具波若眼則丈人輩必不植杖而耘言之悽然

籃

余鄉賴湯明棄儒學醫。大得其妙。遺余藥籃一枚。懿甚。一日賴採藥天湖山中。持一籃。余見之。咲曰。公可謂無長物矣。賴曰。某學養生法。正當于此處得力。因共坐石上。談養生訣甚激。大要吾儒平正之理。殊可信也。如云好色者不醫。勞逸過度者不醫。飲食無節者不醫。寢處失時者不醫。皆彰彰不妄。又云人之無疾。由脾胃強固。一為湯水所濕。即便受傷。故湯水不宜多飲。

日〻求減。習之久〻自不欲多。即如飲酒。其佳者則蒸諸四肢。乃為養人。若薄酒與湯水何異。最為傷人。互戒也。偶記其大畧如此。

斗笠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一魚肥。青篛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張志和詞也。謝靈運希心高遠。乃不能遺曲柄之笠。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高人韻士斗笠自娛。豈曰天形如笠耶

以自況。乃越人結交盟。則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此道今人棄如土矣。原其心不適欲自了。昔異僧獨笠浮江而遺黃蘗。我願世人毋使黃蘗罵曰。自了漢。則請以斗笠從之雜壇。

○芒鞋

余嘗謂清官之弊甚于貪官。貪官不過欲得錢耳。乃清官則其弊有不可言者。雖然亦惟假清

故如是。鄭愔為吏部掌選。貪不可言。有選人以百錢繫鞾帶。愔怪而問。則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則貪之槩。又有不可言者。一日為兒閱朝野僉載。大咲不已。余問之。則鄧仁凱為密州刺史。貪甚。家奴告鞾弊。即呼公署吏鞾新着。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鞾。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鞾人。吁。貪至此。渡可言乎。今日老衲草亭遺予芒鞾一兩。偶言及此。遂呼為兒書之。

○○○丹鼎

或云天湖子云丹不可煉仙不可求又有荅之者曰天湖子決云丹不可煉々之人不可成云丹不可煉是世無仙也豈有無仙之世哉云丹可煉是仙可求也仙豈可求之物哉故云仙不可求是証丹也云仙可求是証仙也仙不可求已矣乃云人不可成不令人驚惶錯愕乎此蓋未見密室為場空地為爐童東山之木汲西江

之水者而牛馬銷于鉛汞室爐晝于鉺鑪券土田質妻子者也夫且不能庇其妻子之惡能庇其丹愚而不賣之以為錢鉺具夫始欲成仙乃至不成人象我試以問愚其成也愚任受功及敗也愚豈任咎吁嗟令世實冊愚者豈必求仙不過貪心所使欲以黃白之術行有宋陳希亮溺黃白者也屢求方黃白僧僧畏其溽方不能不為故秘而不與惟坡公雖溽亦不肯為此僧

之所以爲正當傳也。後希亮竟以作此。病指𪒠卒。今世作此破家𢧵產無可指數。則丹𠃋之爲害亦甚烈矣。故列之清供也。示戒也。希亮陳慥父。

〇〇〇石屏

頗懷古人之風。愧無素屏之賜。則青山白雲。何在非我枕屏。又峷所居山峯奇秀。每㩧篘床看四壁青山。何殊羊元翠屏晚對也。國忠肉屏較

此不啻霄壤矣。入遺石屏一枚。時誦觀音呪其下。乃自咲曰。欽法師誦觀音呪。遂呪破石屏。余誦此。知石屏放心也。第賦性正直不教子諭免得見子髏頭相觸。不亦更放心乎。戲問石屏如此。人堪賜古人之罷否。

○詩瓢

杜詩集瓢樽無綠坡詩大瓢貯月歸春甕。此飲瓢也。飲瓢既舉。詩瓢當裝。蜀唐球得詩投瓢中。

及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知我苦心。余謂必知劉伶操觚飲瓢斯不負詩瓢耳如于此瓢有負其不爲五石之瓢瓠落無所容者幾希

○○○酒具

王璡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渠中爲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此入便須與之傾三百杯也余幸家不甚貧匕不甚濁與來便召二

三知已飲花下不覺一杯復一杯頹然醉矣客有送酒具者余笑曰若具自能出酒不費吾家醸如此之具遺余一副吾事畢矣因憶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句以彼大志直節竟不能自全未聞客有獻一箴畫一策如雞鳴狗盗之脱孟嘗者又未聞北海及難有哭其尸訴其冤如雞鳴狗盗之雪孟嘗者每念及此爲之罷飲然客如雞鳴狗盗已足羞矣况客又不如

雞鳴狗盜若孔北海乃曰費杯中物也即此不知人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得意花

誰為得意花曰春風得意馬締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此花是也然眼花落井水底眠儘可謂得意終不如解語花人生不得意十常八九東山退之子美樂天蘇州東坡諸公皆能于不得意中討得意故一時白雲明月桃柳鸞素黃杜琴

操筆種〻秀出殊可諸公意諸公逍〻遥意于此乃貪花者不飲其韻一意留連至忘家辱身失意多矣湛来諸公夫豈甚然天女散花以花不着身者為結習盡花着身者為結習未盡諸公豈結習未盡者耶試以花散居士亦且有着否曰莫亦在着不着之間

○○文僮

獲佳文易獲文友難獲文友易獲文僮難文僮

者知及文章事〻有意者也卿方囬如不如方囬乃謂常奴若如方囬且奴方囬安肯為方囬待也善乎蕭穎士之僮也穎士每加箠楚而不去曰吾愛其儁與不忍他從此等意向我實敬服使其持衡當世則休〻有容揚於風雅則不惜齒牙餘論視娼嫉妬忌輩不啻若奴雖謂此輩為蕭奴奴無所不可何也其愛才一念難得也我實歎服不以文僮相看當以文友見親

○○湘竹簟

王儉集才學之士類物隸事多者有賞何憲勝之賞以五花簟王擿後至操筆便成一坐驚服奪簟而去自世風不古孤陋日甚余每懷此志兒子世間曰平生無長物奪簟屬何人不如手一編蠹魚湘竹簟上便足受用盖余自癸卯獲一湘竹簟夏來偃臥其中凉風颯颯從竹閒出覺則湘雲狼籍如在瀟湘洞庭之野孰謂曲肱

薙簞無佳處。方信兒女之言為受用也

○○梅花帳

余自伯兄卒後。觸物便來杜杖淚。眥觀五王帳輒賡卷泣血也。衾上。蕙帳空兮夜鶴怨。古人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第一樂。乃幼年失怙恃。稍壯奪伯兄。零丁孤苦無如余者。天聿錫我志。令余棄產營書。隸業帳中。帳頂畫作墨色。何時得清夢梅花乎。偶見帳中所題。紫絲步障任著

華臥雪眠雲又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念畢夢去與先兄相持大哭驚醒淚盈兩頰屈指二十春矣今乃相見梅花帳中衾表先兄諱徽號鳴宇作文苦志嘔心有奇癖

○○石枕

沫泝可枕洗耳者枕之念洗耳山中拋書畫夢蝶夢一酣淚丸喚醒起讀夫子曲肱而枕樂自在中何羨仙家紅豨枕可夢遊十洲三島也獨

恨雙親無存徒泣薰香之扇猶喜性不作佞無忝蘇則之風玉枕自知不貫警枕曷可蹉跎第恐老来銀海生花兩睫作怪或曰磁石為枕可以益眼老而不昏使磁石有靈吾當高枕無憂其如枕戈待旦之志時ゝ竊羡方信見獵有喜非枕流洗耳者之所宜存

○○花茵

山谷云殘紅作醉茵此何如樊千里載數車浮

萍入池。爲鵝作茵褥乎。世間一種好事之流。迸迸如此。余謂不若許學士宴客。卽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爲自然花茵可娛也。嗟夫人生如樹花。或墜茵席。或落糞溷。雖所遭不同。總不能免墜落耳。誰謂墜茵席者勝乎。請世人一叅。

○○盆花

古人取友。取其臭味相知。乃曾端伯取友于花。呼蘭芳友。呼梅清友。呼菊佳友。呼蓮淨友。奇友

臘梅殊友瑞香禪友梔子仙友岩桂海棠名友荼蘼韻友皆以盆蓄之齋頭時當良朋又以玉友為十友助余深悲其志而趣其淂取友法焉夫天地大矣四海之內豈無堪與友乃取及無情之花木敺以人之臭味不如花也人之臭味不如花則雖呼盆花為友可也而十友之外復有玉友端伯亦知十友臭味可佳終不如淂玉友而吾芳清佳淨奇殊名韻之臭味始能有助

不信但看禪非玉友清節不入白蓮社仙非玉友洞賓不到黃鶴樓豈必周旋花盆中方不負玉友哉玉友者誰青州從事也

○○○太湖石

大丈夫當為國柱石今日雖無儋石儲天既于一石中付我八斗便當如萬石君父子乃無負又當如虞愿清廉至開海邊越王石雲霧乃可倘藏石自寶又惡能任衡石之程吾有取于張

子房焉。子房得黃石公術。即以朽索懸萬斤石于心上。亦且不驚。厥後為赤松子。煮白石如芋食之。假使有談安以石不為點頭也。而世入愚痴。即雄才大畧如祖龍。亦且作石渡海以窮日處。致海神鞭石流血。他若牛奇章之甲乙丙丁。米元章之取笏袍拜。李德裕之囑保平泉。善乎監軍之得醒酒石也。則曰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諸公不達甚矣。余窓

前突兀數石盛夏颯〻涼飈生于其間此豈武
宗扶餘國松風石耶時取為醉踞之資以效陶
公云奚必拘〻太湖石哉太湖石產蘇州吳縣
南五十里近洞庭嘗與愚見咲石固不必太湖
奇者便佳若弘成子之文石吞之即為通儒斯
足貴耳雖然孟孫之惡石季輔之藥石此石實
生我尤可貴也乃世有落穽下石者且奈何然
則枕流漱石輩甘跧伏太湖石下其有所悲也

夫其有所激也夫。

○紫簫

昔在癸丑有數客訪余山中一客見紫簫便欣然起舞舞已問曰記云君子聽簫管則思蓄聚之臣蓄聚之臣可思乎余未及應一客起而揪然曰是惡可思也其邑有蓄聚之臣吾親見之其民無不嫁妻賣子纍纍流道中甚且并從河伯或雉經者吾鄉之老曰自右未見爲民父母

若斯者即吾祖父亦未聞有父母若斯者夫賦稅輸官誰能免之即賢父母亦不能免追然竟不聞使民至此極也則惡可恩乎一客曰然吾有事于極村見人群聚若禦寇者詢之知其為吏役所噬泣滌而訴曰其所欠舊賦二星耳吾儕不勝其毒已殺豬奉之不足復索過山之需士邑主高堂之上惟知差遣以完公事惡識奸吏之弊一至于是嗚乎以二星舊賦而至殺豬

奉錢安得不鬻妻子投河伯耶遂次客言爲[illegible]

簫篇以誡

○○赤笛

悅之東坡才喜得東坡趣賤辰日客有以笛爲壽者與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笛聲起自江上亦將爲坡壽者相類遂呼客笛爲赤笛取其義云所可嘆者特無子猷誰是野王柯椽非蔡終作枯管孰調吹笛少年不堪作列從古馬融善吹

不妨名士。余每月夜一弄。頗覺有穿雲裂石聲。奚必仙笛玉笛。詩不云乎。橫玉叫雲天似水。此時此景。誰能會。

○竹輿

孟萬年。神情遠寄。旁若無人。會獨得趣。便趁然乘輿之。龍山竟夕乃還。此等人生堪輿中。便可共六尺輿無忝也。鄉有少年。刻苦攻書。家四壁立。每行路崎嶇。忿然曰。使吾得志。決當削平。非

俟一得志出入肩輿隨便怱卻或問之曰吾今路已平矣諸君路自未平吾何削焉今日竹輿山竹二兒竿具因謂兒子曰汝輩路須自平毋使少年咲人也遂囑兒子記之爲竹輿異日解嘲

輕舟

嘗嘆人生泛泛若不繫之舟浮沉無定故古來隋煬龍舟孟明焚舟王濬戰舟李郭仙舟一世

之雄而今安在既解人世一虛舟則玉舟相逢
便不直辭去葢時無終南山翁誰能以葉舟相
渡吾闇崖唐臣有見于此遂傾篋中錢以半買
輕舟以半市雜貨取麤自給蘇子容呂晉叔雖
與共學然應舉覓官識同刺舟故二公即慕麥
舟雅誼而唐臣終不屑雪夜舟也彼其留刺而
去書刺以詞曰集仙〻客問生涯買得漁舟渡
歲華紫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此其

人當在水仙間也豈特如清臣浮家泛宅徒
来茗雲間哉
○○○白鶴
物之清遠閑放無如鶴蓬ゝ隱居之士狎而玩
之救衛濟川畜以檢書林君澳畜以報客余嘗
讀坡公放鶴亭記益信隱居之樂雖南面之君
未可與易也坡之言曰衛懿公好鶴則亡國周
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

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

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

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

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于鶴乎雖然余又悲

世多羊公鶴令騎鶴上楊州輩藉口彭綱材仙

禽胎生為禹錫佳話所誤者可咲也

○○野鹿

鹿得食則相呼無義獸也乃漢成帝時宮中兩

一蒼鹿。與我。而三郎祿山之亂。則野鹿啣去牡丹。又何先識也。玄都觀有一老鹿。客來輒疾鳴。道士以此為候。殊無爽。則又不獨啣去牡丹矣。特有遺余鹿者。畜之山中。一日採藥歸。見几案文字殘齧殆盡。恨不得一棒敲殺作脯。不覺隱几若有人云。綠君文字機械未了。故遣山鹿除去。蘧然覺。則夢也。昔晉人得鹿。以蕉覆之。俄而失去。遂以為夢。茲其夢也耶。余又何恨于鹿為

之一咲。

○○○神駿

畜馬者愛其神駿夫天下未嘗無馬也有天下馬而人不愛非不愛也不識也故國馬猶有愛之者由其易識耳乃若天下馬籋首排雲舉足乘風若滅若沒若亾若失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此非九方臯不能識者伏櫪柳鳴囿其所也〻九方臯之相馬也得之牝牡

驪黃之外此之知己實千載一人何可多得但得如伯樂者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不啻十倍焉矣今之為伯樂者安在吾聞欵致千里馬者尚買其骨今患無天下馬耳果不負天下馬則當特縱無九方臯之識伯樂之顧吾知千秋萬世後必有吊其骨而收之者于馬乎何損

○○蹇驢

賈島苦吟跨驢不避京兆余嘗乘驢踏雪過山徑小橋乃吟六言四句古木寒鴉山逕小橋流水人家昨夜前邨深雪陽春又到梅花豈特鄭綮詩思在灞橋雪中驢子背上也但數年来騎驢覓驢近方喚得作無事道人便覺世人皆黠之驢可嘆可衆蹇驢蹇驢今後當走天子殿前莫向華陰縣裏矣

清使二卷終

雪菴清史

古閩　天湖樂純思白父著
　　　陸瞻余應虯猶龍父訂

清課

○○○焚香

余癖愛香，得一香花香妙，輒植齋頭，愛而不見，躊躇終日，孰若焚清香一炷，滿室如春。空齋蕭寒，聊與作伴，雖涉於癖哉，而統于同，非若嗜痂

嗜獸之癖于口也。看牛鬬看女裸之癖于目也。聽爐鳴聽松濤之癖于耳也。好鬼棊好結眊之癖于手也。喜展喜馬之癖于足也。試之人人不辭。意味兹。所以為癖與。然余之愛香亦似之癖于鼻。余不謂癖也。性也。奚以知其然。有談痴歡之嗜于大衆之前。必有掩口而吐者。有談牛鬬女裸之覩于大衆之前。必有閉目而鄙者。有談爐濤之聲于大衆之前。必有駛其耳之倍者。有談

暴眊于大衆之前。必有怪其志之畢者。有談焉展于大衆之前。必有異其足之偏者。試焚香于大衆之前。即逐臭之夫。吾知其必不掩鼻而過也。則癖乎性乎。吾茲之謂性。亦即天下之大同。而言耳。安知天下之大同。非癖耶。余每于月夜焚香。古桐三弄。便覺萬慮都忘。妄想盡絕。此際即性亦歸天。癖何處尋。守安有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

緣無事可思量試思香是何味烟是何色穿窓之白是何影指下之餘是何音恬然樂之而悠然忘之者是何趣不可思量處是何境性耶癖耶踏破草鞋無覓處元來只在此香中

○○○煮茗

翼而飛毛而走呿而言此三者俱生於天地間飲啄以活飲之時義遠矣哉至若救渴飲之以漿蠲憂忿飲之以酒蕩昏寐飲之以茶此陸羽

茶經所由著也。故煮茗之法。有六要。一曰別。二曰水。三曰火。四曰湯。五曰器。六曰飲。有觕茶。有散茶。有末茶。有餅茶。有研者。有熬者。有煬者。有舂者。故經有之。曰嚼味嗅香。非別也。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慢流者。二其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故經有之。曰飛湍壅潦。非水也。其火用炭。次用勁薪其炭曾經燔炙。為膻膩所染。及膏木敗器不用。

故經有之曰膏薪庖炭非火也。其湯沸如魚目微有聲爲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故經有之曰操艱攪遽非湯也。罌以金銀爲上。甕錫次之。茶洲性駛非扁。以金銀味必破罌而走。茶碗茶匙若生鉎必大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點茶先須熁盞令熱。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不浮。故經有之曰麷咼醒酏非罌也。茶之爲飲發乎神農聞

于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楊雄司馬相如。及晉謝
安左思之徒。皆飲焉。無間冬夏。故經有之曰夏
興冬廢。非飲也。范希文有言。年年春自東南來。
建溪先暖氷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
從古栽。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長
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
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余幸得產茶方。又兼得
烹茶六要。每遇好朋。便手自煮湯。湯乎如澗松

之撲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但願一覽常及真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也故曰飲之時義遠矣哉

○○○習靜

天壤間萬事紛紛何常不從靜中做將來人心真境寂然不動則無風月花柳不成造化無情欲嗜好不成心體是靜又非徒不動也從動得靜見雲興便悠然共遊雨滴便冷然俱清鳥啼

似欣然有會花落便洒然自得蓋機息便有[illegible]
到風來不必苦海人世心遠自無車塵馬跡何
須癖疾丘山故人心自有一部真文章都被殘
編斷簡封錮了人心自有一部真鼓吹都被妖
歌艷舞湮沒了則習靜之工正渡本還真之要
靜一習則層巒精市屋然净土語不云乎能休
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故三杯後一真
自得惟知素琴横月短笛吟風斗室中萬慮都

捎説甚畫棟飛雲珠簾捲雨不然縱一琴一鶴一花一卉嗜好雖清魔障終在彼非絲非竹而自恬愉不烟不茗而自清芬者是何景界也今人但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知彈有弦琴不知彈無絃琴者是皆不知此中景界原無文字無聲音故色慾火熾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灰名利飴甘一想到死地便味如嚼蠟非此中原靜不擾何能一念一想便見本來此寒潭月

影所以窺見身外之身五夜鐘聲所以喚醒夢中之夢故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乾轉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養出孰謂靜中不落空而動處無受用也試時當喧襍即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寧即夙昔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則靜中之受用可知悠長之趣不得于醲釅而得于啜菽飲水惆悵之懷不生于枯寂而生于品竹調絲則靜中之氣

味。可。尋。機動。弓影疑為蛇蝎。寢石視為伏虎。此中渾是殺氣。念息。石虎可作海鷗。蛙聲可當鼓吹。觸處俱見真機。則靜中之意。象可參。此身常放在閑處。榮辱得失。何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靜中。是非利害。何能瞞昧我。則靜中之識力可會。衮冕行中。着一藜杖的山人。便增一段高風。漁樵路上。着一衮衣的朝士。轉添許多俗氣。則靜中之人品可以。故閙熱中着一冷眼。即省

多苦心思冷落時存一静念便淂幾多真趣味
静之工大矣哉或謂春至時花尚鋪一段好色
鳥且囀幾句好音如何淂静不思此一段好色
從何處見此幾句好音從何處聞此音此色從
何處來此音此色又從何處去或謂人生屈順
境則滿前盡藏兵刃戈矛處逆境則周身皆寓
鍼砭藥石播弄英雄顛倒豪傑如何淂静不思
横逆困窮險宦炎仕是煅錬豪傑陶鑄英雄的

一副鑪鎚故樂中樂非真樂一苦一樂相磨煉煉極而樂從苦來其樂始久信中信非真信一疑一信相參勘勘極而信從疑濟其信始信靜中靜非真靜一動一靜相陶鎔極而靜從動出其靜始真此伊川先生見學者靜坐便以為善學也天下大學問只一靜字便了古德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極善言靜者道家以常清靜為心體看來胸中既無半點物欲

已如雪消爐焰冰消日。眼前自有一段空明時。見月在青天影在波若離動求靜是離心求體非吾之所謂靜也如此言靜又何必習

○○○尋真

人生百年里中如白駒過隙風雨憂愁輙居大半其間得閒者百才一知而能享者又千才一耳茫茫衆生誰不歸盡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趣名鶩利惟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

不思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来真面目縱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步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麽三世諸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善乎佛印之言真得尋真之要今世能尋真着幾人石火光中爭長競短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豈知上床別了鞋和襪未審明朝来不来故人生只是一箇真緣而別之似有真境有真

趣。有真情。有真樂。如何尋真境。則簡文入華林
園。覺魚鳥来親人。夫會心處。何必在遠。翳然林
水。便自有濠濮閒想。故詩有曰。樂意相關禽對
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
往聽黃鸝聲。便以為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故詩
有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境雖
不一。在人自尋。如何是真趣。蘇子美無應接奔
走之勞。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興

便泛小舟吟嘯覽古于江山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時相往来。佛廬仙觀。可堪寄足。故詩有曰。閒爲水竹雲山主。静得風花雪月權。唐子西午睡初足。汲山泉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国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及陶杜詩韓蘇文。從容步山徑。弄流泉漱齒濯足。而歸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

藏守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説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不覺夕陽在山紫綠萬狀変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〻來歸而月印前溪矣故詩有曰幾樹梅花半輪月數篇詩卷一爐香如二公者淂真之趣者也如何是真情柳子厚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〻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〻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

極夢亦同趣故詩有曰但得醉中意勿為醒者
傳羊祜登峴山謂其中郎鄒湛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惜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歳後有知
吾魂魄猶應登此故詩有曰百年三萬六千日
幾度風流醉賦詩若羊祜者得真之情者也如
何見真樂邵康節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雖
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名其居安樂窩自
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

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興至輒哦詩自適故其詩曰林泉好處將詩買風月佳時用酒酬天隨生採杞菊以食欣然彈琴自遣夫千室之邑非無好事之家目擊鮮以飽生者生獨閉閤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其忍饑誦經豈不知屠佑兒有酒食而獨自怡然也故詩有曰一文沒也還留竹四壁蕭然不賣琴若陸郎者可謂得真樂矣處處馬頭塵匆

匆駒隙影何處可尋真然萬籟寂寥中忽聳一鳥弄聲便喚起許多幽趣萬卉摧剝後忽見一枝擢秀便觸動無限生機彼所説別真境真趣真情真樂者皆在我耳上眼前真所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第無如憂愁自困閒少知少者何耳余謂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心稍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風斜雨急處自立得脚定花濃柳艷處自著得眼高路危徑險處自回

淂頭早知此則情境樂趣不出我性真尋真着亦當于此處着力斯無負百年入

○○○讀書

田鼠化為鴽雀入大海為蛤虫魚且有變化矧伊人乎人之變化在讀書故善讀書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陳君有言讀未見書如淂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真淂書趣者也而坡公又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不已知言哉昔齊越中年鄙人也苦耕稼勞問其友安得免此友曰惟讀三十年書可矣越曰請以十年人休不敢休人卧不敢卧故十五年而為周威公師未也越甚窮苦者也乃若已貴之士如范質趙普寇準輩亦有之質之仕也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茍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普之相太祖也論語不釋手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佐

太宗致太平準之請教張詠也霍光傳不可不讀讀至不學無術咲曰張公謂我矣夫已貴猶可已也尚且汲汲乃若中年之士亦有之坡仙所謂貧家净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如高適五十始作詩見推于少陵老泉三十始讀書獲許歐陽子是也未也此功名之士也乃若學道之士亦有之胡澹菴見龜山龜山擧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者三十年

然後于道有進未也此猶其少年也乃若張無垢謫黃寓寶界寺寢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歸窓下雙趺之跡隱然猶存此其晚年為難耳乃縱橫之士亦有之蘇張縱橫者也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于路遇見墳典途中無可記劄則書掌及股夜還寫之及揣摩成取金印如斗大夫縱橫其術也勤苦乃能有成至

如神仙之徒一絶粒足矣乃道士倶道華之騰去也書不去手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夫呂洞賔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書生也宋譙定薙孝闔尹天民皆以儒生得道者也豈所謂頑仙不如才鬼亦謂神仙不讀書亦免不得一個俗漢耳夫神仙猶不廢讀書也况暮年之人如晉平公者而師曠猶以炳燭進雖少而好學日出陽彖壯而好學日中光矣老而好學炳燭明矣炳燭之

明孰如昧行乎曹孟德有言老而好學者惟孤
與袁伯業則書何可一息廢也未也書猶其大
者也乃若小技亦有之孔子學琴于襄授一調
即彈之而成聲夫子不以為足也凝神定慮專
意而習至于五日襄曰可以益矣曰丘得其數
未得其數也又習五日可以益矣丘得其數未
得其理也又五日可以益矣丘得其理未得其
人也又五日喟然曰丘知其人矣頎然而長黝

然而黑眼如望羊有四國之志者其文王乎琴其小者也孔子因而知其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行謂之聾噫此趙季仁平生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不謂其迂也乃羅景綸則曰盡安可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嗚呼孰知莫放過三字即為讀書秘密藏乎果能

奉持此三字又安在田鼠之不可化為鴽也雀之不可入大海為蛤也

○○○著書

士各有志々道德者無取功名志功名者無取富貴千秋而下生人之權不屬富貴而屬之秉筆者故文章之士以立言為不朽舐毫吮墨仰面觀屋垂空文以自見不欲藏之山川傳之其人噫志亦良苦矣雖然立言亦何容易必有包

天包地包千古包来今之識令人讀之洋洋灑〻徐而按之警〻惶〻必有驚天驚地驚千古驚来今之才令人誦之爽〻冽〻霙而思之正〻堂〻必有破天破地破千古破来今之膽令人讀之奇〻怪〻細而玩之不可磨滅何謂識一人之身自項至踵不過數尺而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百六十種尸蟲族焉既有尸蟲則必有目有目必有晝夜日月之明有目則必有足

有足必有山岳河海之札。有足則必有口。有口必有鹹酸辛辣之嗜。有口則必有慾。有慾必有養生送死之具。有慾則必有生聚。有生聚必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故肘閒之蟲必知指節閒之蟲爲夷狄。骨閒之蟲必妄臆膚閒之蟲爲中國。寡識之夫。何異尸蟲。彼其溺于所聞。膠于所見。因臆爲說。因說爲書。遂使天下皆化爲尸蟲之見。妄指七尺爲中國爲夷狄也。可不大

哀。故必以天地為乙尺。丈夫以婆娑世界為節。虛空之處以人物鳥獸聖賢仙佛為二萬六千中之一種族。具如此識者。方許著書。何謂才。才猶魚也。識猶海也。大才猶巨魚也。惟海浮而容之。溟海之中有大魚焉。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碍。則其腹中固已江湖若矣。水族見之。驚惶太息。此豈渡為豫且所制網罟所加。海人言有大魚者乘潮入港。及潮去不

淂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斫割連數十百石是魚恬然如故潮至復乘以去雷海之濱有大魚如山視之以為雲為霧中午霧散雲收果見一山在大海中連亘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哉吾以世之大才似之具如是才者方許著書何謂膽楚俗尚鬼致鬼有物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是一種鬼

頑囂之兔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而纖細又一種鬼兀了之鬼剥啄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又自一種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濶口空腹又為一種群楚之人紛紛蔽溺見許多鬼附許多物若有人焉明灼鬼物鬼名雖多總不離鬼譬之古文諸子百家是是非非其中不一總而斷之皆曰一理人不敢非人不敢是此中是非非膽悉斷譬之孔孟黜闢異端邪邪正正相非

無已。揔而定之至正。乃是正中之邪。〻中之正。此中邪正無膽惡定。具此膽畧方許著書故吾始而津〻乎百家也曰詭矣其議論橫生乎已去。而為左氏司馬曰善哉洞〻乎蔚然燦然是經緯之章也已去而為孟氏曰大矣哉文以道燁其著作之聖乎左氏司馬猶隸之也吾于百家取膽焉膽又須飾之異采也于左馬求才焉才又須運之識智也況百家左馬未嘗無才未

皆無膽未嘗無識而且不得與孟氏伴則亦以其無字不文無字不理無字不義也文者才也理者識也義者膽也義不主于理文不在于款勸者不成書即義深矣理當矣而文不工者不成書限于其識之所不至流而之俚鶩于其膽之所不决屈而之鄙拘于其才之所不大逃而之險若是者縱成書可傳乎不可傳乎故古之著書者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才膽各具識見深

遠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吐辭匠意。若令後人無着脚處。而後之君子。愈引愈神。亦唯膽識有以為之主也。今之著書者。為古人註脚。識無其識。既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畧無半罅可出頭處。膽無其膽。畧匕開口。便以為謗聖罵賢。自甘以瞽導瞽。相安無事。才無其才。猶幾血[illegible][illegible]

幾橪枯。幸得一語。便詫莫對。尋章摘句。猥脚寄籬。備諸醜惡。誦之嘔腸。嘵嘵口吐雌黃。筆代袞鉞。余頗有志。第恐識膽才畧。一不如人。反令功名之士。哂我蠹魚。富貴之夫。鄙我霞飄。然敢于着作者。無論其才若何。即其膽識已足覩已。請問志着作者。與志功名富貴者奚辨。曰辨之以千秋萬年。

○○○論文

壬子四月維夏科頭箕踞章玄亭上誦佛偈言頗有微悟二兒子世昺世鼎問文遂以偈言為二子繹其要曰悟慧寂禪師有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龍濟師又曰翠竹黄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身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欲開悟門須要慱古今如六籍子史及稗官小説函梭矣即佛經為天下第一部文章亦宜亟為參

徹令人不善讀。遂用其惡語死句。不知塩可食。不許汝濡口食也。無着師有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都拋卻。羸得莊同一夢長。傳古則識卓。古来文章至今不朽者。大段有二十分識。洞山師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裏聞聲始得知。識卓則品高。文要有品。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故智

明師題像偈云。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裡恠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然品以神品第一文何以有神我與古人相隔數千載。數語之下。令其音容氣象儼然欲生。非神何傳。故人言文字之妙。吾有神助。非神能助之。由自家神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永明禪師有偈云。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得。白雲深處坐禪僧。司

附曰。附于骨。今人每拈出兩個字眼認做骨子。不知一落字眼即謂之肉。骨子原是露不出的。故一字一句俱各有骨。傳大士偈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然骨既有而布置不如法。則体骨横生。此在整格一題自有一題之格。得路則得勢。故釋伽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要知文勢須在步驟。故得勢則得機。慧日禪師有偈云。

一趯〻翻四大海。一拳〻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魚笛汨羅灣。機者摩盪氣調中幹旋。詞格内有庸儒不得〻于初學。終日不揣〻于倉卒。微乎微乎。心可得會。口不可得言。忠國師有偈云。法〻法元無法。空〻空亦不空。静喧語嘿本来同。夢裡何勞說夢。有用〻中無用。無功〻裡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機到則氣自流。余嘗謂友輩。脫藁時急須疾讀。

一過無有阻軟便是一篇好文章故氣充則意自貫雲峯師有偈云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疎月度微凉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鑽石取火〻出石中謂是鑽火〻是石體謂是鑽石〻是火廓石火雙見鑽鑿何有則知意為題体題是意廓〻不留碍体即現成鑽鑿到處意即躍出如青蓮花即在佛面善慧大士偈云夜〻抱佛眠朝〻還共起〻坐鎮相隨語嘿同

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衹這語聲是然其妙在緊此千金不傳秘也鑑貞師不云乎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昨日與今朝緊矣毋乃近于促曰貴轉轉則不窮轉則不板如遊名山至山窮水盡處觀止矣俄而懸崖穿徑忽又別出景界令人應接不暇商那尊者有偈云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轉矣毋乃近于支曰

貫翻〻則易奇如猛虎項下金鈴是誰解得則
曰繫者解得〻此翻法景致曰新摩訶迦葉尊
者偈云法〻本来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
有法有不法文字有自然之景大然之致若法
真禪師之偈云柳色含煙春光廻秀一峯孤峻
萬卉爭妍白雲〻片已無心萬目青山元不動
漁翁垂釣一溪寒色未曾游野渡無人萬古碧
潭清似鏡請問此是如何景致景致既佳自然

出色詩不云乎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今世有不知色是何物甚至認詞為色夫詞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認詞為色弊必流為套為肥為濫為亂為幇為野至如諺曰寧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鳴乎痛哉故玉泉師有偈云一印印空萬象收歸古鏡中一印印水秋蟾影落千江裏一印印泥細觀文彩未生時吁如此則作文亦甚苦矣得不涉趣乎顧涇陽先生云讀

書之暇。當觀四十家唐詩。與蔡中郎北西廂記。漏深時。令童子烹茗焚香。或撫瑤琴。或弄簫管。或朗誦楞嚴經一卷。此中冷然得此佳趣。行而為文。有不妙絕一世耶。墮寔和尚有偈云。鑑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汝試猜着然。第一要緊工夫。尤在言意。大言了了。意到筆隨。洞山師云。切忌從他覓。迢々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々得逢渠。渠々今正是我。我々今

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噫。會得便至妙。莊嚴海不會得。則百千野狐身有能奉持此正法。藏于末刦中。永不退轉是眞莫負如来意也。愚乎。槼乎。汝尚勉旃。

作詩

庚戌春。讀詩紅雨樓長兒世愚問作詩夫作詩之法。論于名家不嘗詳。余何以告汝雖然阮光禄有言非惟能言人不可得。改索解人亦不可

汻則有若嚴儀卿之論禪云。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故禪在妙悟。詩亦在妙悟。悟〻機一徹則立志自高。入門自正。使字自當。下字自響。用意自深。琢句自雅。使事自妥。敘事自化。咏物自肖。風景自佳。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老杜不云乎。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此則立志

自高矣。然必作驚人語。々即不驚人。此何異步趨華相國去之彌遠。又何異日臨蘭亭一帖。從此門入那得佳。必取法漢魏晉盛唐不傍天寶以下諸公作生涯。則下劣詩魔無由入肺腑。斯入門正矣。使字何以當如老杜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坡公最愛此受字謂燕迎風低飛。非受字不能形容。又如陳從易讀杜詩至身輕一鳥下缺一字。陳與衆客各用一字補云疾云落

云起終不如杜公身輕一鳥過七字之妙此類
是也下字何以響蓋煉句不如煉字詩云吟安
一個字撚斷數莖鬚如七言五字響則逐點入
波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林五言三字響則隻
峯上蒼顏獨鶴裊庭柯此類是也用意何以深
蓋煉字又不如煉意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
外歸大約自煉字中來如綠隨風折筍紅綻雨
肥梅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閨夢裡人如

秦時明月漢時關此類是也。至于琢句。如若杜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此類是也。着使事則當轉法華。勿為法華轉。東坡送人守嘉州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如謝玄暉澄江靜如練。翻直則使云。憑誰說與謝玄暉。解道澄江靜如練。李于鱗為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云。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枝三

詩水。謂之桃花水爲害極大。此聯不唯對偶精
切而使事之妙有不可言若叙事則當如王敬
夫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来亳州之作又
如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〻時驚妾夢不淂
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
悅不堪持贈君其叙事員緊始减一字不淂是
也彼詩云論畫必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
詩定知非詩人故咏物須淂言外之意蘇福八

歲詠初月時云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低事半分無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又如劉禹錫詠鶴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許渾詠鷺云雲漠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可味也慎莫學張仲之詠鷺鷥滄海最深處鱸魚啣得來則免嘴脚大長之誚矣奈何有生剥少陵捋撦義山致令自家風景甚惡如僧德崇之見嘲于徒有來分江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

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者。可鄙也。即詩家言殺風景有六。而蹈襲不與若無兩用鄙者亦痛懲深矣。故作詩之法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詩之極致一。曰入神。噫盡之矣。余何容贅。故漢魏晋與盛唐則第一義也。

大曆以還。則小乘禪也。落第二義矣。若晚唐則聲聞辟支果也。能以禪學通詩學則幾矣。或曰位高者無俗累。無位者累于俗。爲俗累者無詩心。累于俗者無詩身。余不謂然。夫人孰能了俗。但自了此心耳。若人能了此心。何必學王宣子絶不喜見俗人。方有詩身。何必學黃不營俗念。便有詩心。余謂人之於詩。在天雲霞。在地草木。變化萌芽。不可方物。若假詩身詩心。方有佳句。則

興之所到。觸機而吟。山痕水紋。逗筆端者是又何物千秋之下當有具眼

○○○臨帖

秦興同天下之書李斯遂為世宗時則趙高胡母敬改省籀篆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貫魴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令隸合秦漢謂之古隸

庚元威造為散隸羲獻復變新體別以今隸謂之楷法史游又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搆結微渺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游絲之草宋蔡襄為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故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于諸體其員勁古淡則

出蟲篆其點画波撥則出入分其轉換向背則出飛白其簡便痛快則出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製惟真生行惟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此豈知書者哉每觀古帖欣然有得便即臨寫雖不甚肖亦覺有致昔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謂章七書必不佳少其從門入也若下筆

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乃臻妙境大要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臨進易摹進難斯言得之矣乃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蕭洒縱橫不拘平正至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翔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其下筆應矩入規無復魏

晉飄逸彼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畫字之真態
譬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
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各有
所宜隨字體認故字之眉目在于點此要顧盼
精神向背洋勢字之體骨在于畫須要堅正匀
靜起止合節字之手足在于丿乀須要伸縮異
度變化多端若鳥翅若魚翼翩翩自得字之步
履存于挑剔須要沈沈實實或帶斜拂或橫引

而外至用筆之妙全在轉摺轉摺欲少駐〻則有力轉不欲滯〻則不遒然真以轉而遒草以摺而勁此又不可不知作字之法懸針頗難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蓋用筆不欲太肥〻則形濁又不欲太瘦〻則形枯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善哉堯章之言可謂妙得筆理者也草書之體如

闘虵若見擔夫若見大娘舞引伸觸類造妙入微欲其曲折員而有力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如印印泥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丿皆有數樣一點欲與畫相應兩點欲相自應三點一起一帶一應四點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又須畧考篆文以知點畫来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剌之相異王之與玉

示之與衣以至秦泰奉舂形同體異一一冐中
斯無錯誤總之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
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又不可死蛇挂
樹蹲水蝦蟇也至于用筆之訣盡之雙鉤懸腕
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雖持筆有偏正
不同然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可已元常以
多力豐筋為書法夫亦立骨取態之義云雖然
學書何容易哉即用筆墨之閒亦自有法文之

四寶闕一不可用墨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作行草欲燥潤相雜然不可太濃益潤以取妍燥以求險太濃筆滯太燥筆枯筆欲鋒長勁而員長則含墨勁則有力員則妍美此又臨池者所當知也嗟夫學書何容易哉一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學書何容易哉余先叔相小洲公及先君子賓吾公皆于臨池着力遺跡尤存余小子不敏每取諸名帖及

先君子遺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嘗去臨獨書頗覺散朗多姿乃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奚獸章士哉

○○作畫

畫有六法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寫形隨類傳彩經營位置傳模移寫此六法也五法可學而能氣韻必在生知此豈可巧密得歲月到是必默契神會不知其然而然者乎豈惟六法又

有三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腕弱筆痴全虧
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員渾曰板運筆中疑心手
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曰刻欲行不行當散
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曰結豈惟三病又有
六要氣韻兼力格制俱老變異合理彩繪有澤
去來自然師學捨短豈惟六要又有六長麤鹵
求筆僻澀求才細巧求力狂怪求理無墨求染
平畫求長豈惟六長又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

而映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煙出沒。野逕迂回。
松偃龍蛇。竹藏風雨。豈惟八格。忌有十二。一忌
布置迫塞。二忌遠近不分。三忌山無氣脈。四忌
水無源流。五忌境無夷險。六忌路無出入。七忌
石止一面。八忌樹少四枝。九忌人物傴僂。十忌
樓閣錯雜。十一忌滃淡失宜。十二忌點染無法。
噫。此作畫之大畧也。下手工夫則須二十分才。
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若文與可畫竹先得成竹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又若孫知微欲作湖灘水石大慈寺壁。營度經歲不肯下筆。一旦倉皇入寺。索筆墨甚亟。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如二公者。毋論其才其膽其識。即其氣韻生動。得畫之趣。入畫之神。非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者能乎。作畫者不可無異觀矣。余家叔祖儼

洲公山水擅名而小洲衡石東川公俱精六法。余嘗與洪明之姜仲愿丘守一從弟士恭輩結社大水乃守一凝神遊覽風氣日上即家徒壁立了不經懷每念東坡送賈處士怪石古木一紙云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君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㪷絲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余嘗作墨戲書此意遺之守一咲曰近

代好事毋如公者吾當詭公索食其墨戲亦須令雙荷葉收掌侍添丁長以付之也余惟世之神品六法漸湮矣嗚乎安得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者上下千古為生平一大快哉

〇〇〇賞鑒

米元章有云好事家與賞鑒家不同好事家慕名收置不辨真偽若賞鑒家傳覽洽聞深得古意欣然玩賞如對古人噫豈獨物我古今稱善

賞鑒者。莫如秦皇漢武。其讀韓非相如之文也。恨不得與斯人同時。天下有賞鑒若此者乎。魏武病頭風。方伏枕也。一見陳琳檄。即躍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天下有文章孱及其祖父。而且以起病。賞鑒若此者乎。其愛丁儀才也。欲嫁之愛女。五官中郎將以儀眇也。恐愛女不悅。遂阻。後操悔曰。丁掾好士。即兩目盲。猶當嫁女。何况但眇。是兒誤我。天下有賞鑒而怨其眇也

其愛忘其女之所不愛若此者乎唐明皇于李白也愛其才使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下有賞鑒而忘其所寵任忘其所溺愛若此者乎然秦皇辯非而不能用又因而殺之吾于此正謂秦皇精于賞鑒也以非之說難是必能窺主意而巧為逢者不殺之安知指鹿為馬不在非也然去一非而又有李斯趙高在則賞鑒之難也漢武辯相如不聞大用竟渴死文園吾于此又謂

漢武之精于賞鑒也以文君之寡相如且竊以逃其無行何如如此之人而堪托国家也至死猶以封禪俟幸不大用耳當其時政帝用武之秋而李廣竟以不侯則賞鑒之難也丁掾陳琳操已具隻眼矣而孔北海楊主簿才豈出二子下而卒乃殺之何也正操之所以能賞鑒也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是與禰正平所交好者即正平不善藏所用而孔楊之馳騁聰明不自

韜晦可知也以此輩無識之夫留之家國安在不以人國為僥倖而丁陳寥寥無所大用則賞鑒之難也明皇之愛李白士人生平所無者胡終使之流落不收也此明皇之所以能賞鑒也迺知其淺必以酒誤身身之不愛國于何有永王璘之從豈不得死哉而卒以祿山致禍何明于李暗于安也則賞鑒之難也當令人文盛矣其賞鑒者當不乏人豈特物哉張彥遠云有收

藏而不能鑒識能鑒識而不善閱翫能閱翫而不能裝䌙能裝䌙而無銓次皆所謂好事家也龐士元之見屈于百里也不能鑒識之一徵賈長沙之悲憤于鵩鳥也不能閱翫之一徵沈謝之引短椎長僧虔之秃筆自免也不能裝䌙之一徵嗚乎此越石父之所以請絕于晏嬰也則能裝䌙而無銓次着也丈夫以半生肺臟投人人未有惜者矧雕蟲小技安望人之我收此時

即有面安嚮。有足安施。有口安吐。何怪匠人廣斤牙生絶絃也。日者若吾閩施公之于孫瀟陽蕭公之於湯。何異鍾卽。眞所謂千秋國士恩者。此雖孫湯之有手。施蕭之有目。然必若孫先生之於施。湯先生之于蕭。斯不負賞鑒。余閩胡人之浔涓麵蟲也。置油膏銀罌中。搆火其下。鍊之七日不絶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吒而不受。食頃有一

玉女衣霧綃之衣。翩翩自海中出。捧紫玉盤中
有大珠數十來獻。胡人罵而不受。俄有仙人來
獻一珠。徑二寸許。齊光泛空照數十步。胡人笑
而受之。謂其徒曰。至寶來矣。於是絕燎收蟲吞
其珠。以入海。海水豁開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
迴避。游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任意所擇。纔一
夕而獲寶甚多。若胡人者。真能賞鑒者也。得一
至寶。而羣寶悉至。今之所負賞鑒者。皆好事家

耳。匪惑乎秦皇漢武輩。賞鑑之難。而蕭統二公專美于後也。故善賞鑑者得一至寶為寶。桀何憂天下之人才不入吾物色中哉

○○○摹古

古之人摹人。故曰古之人。古之人。今之人摹物。則曰古之物。古之物。夫古不有道德。如孔孟。而人不摹。不有功業。如伊周。而人不摹。不有節義如夷齊。而人不摹。不有文章。如左史。而人不摹。

乃今之夣者亦孔之醜試舉一巾俄而高俄而低其高也以低為今及其低也又以高為今是何今之易古乎又舉一袖俄而大俄而小其大也以大為古及其小也又以小為古是何古之易今乎諸如此類俄以為古則沒而傚之俄以為今則波而更之又何古今之遞變乎吾觀之世日往月來水流花開古今無異吾觀之人耳目口鼻手足髮膚古今無異吾觀之物雞犬牛

牛。竹木花艸。古今無異。吾觀之味。甜甘辣澁鹹
酸辛苦古今無異。吾觀之山川華恒河海流峙
高深古今無異。是無異者何待于摹。今日之今
即後日之古。今日之古乃昔日之今。彼好事者
賤今貴古。依〻擬〻無時休歇。不思丈夫作事
須當自我作古。信如張思光之言。不恨我不見
古人。恨古人不見我。三復斯語。唾壺幾碎

○○覔友

性好朋友時不擇覔人或嗤余謂余易與常自
念言平生近交如茶如飯但有醉飽無可厭棄
早近交者自不必覔慕向之友如酒如肉一經
庖人便增色氣是慕向者自不可覔意氣之友
山海竒珍雖品異常啖罷久食是意氣者何處
可覔真正相知非茶非飯非酒非肉亦非珍錯
高山流水刀豎管鮑相視莫逆如此相知何從
覔得弘正之友即書簡牘焚香告祖號余[illegible]

仲悌命駕。子猷雪舟。元卿三徑。景真遠求。如此覓友古今所希。不見則思。惄如調饑。見則握手愛敬愈久。此我癖性。人人可有。有謂深交。常乎無奇。何異大嚼。不知其味。古人有云。友必如己者。不如己便不可友。我不如彼。彼何友我。彼己相友。方稱砥礪。始知覓友無量進益。友者易覓與何可易。我慨世人莫知我意。

○○尋僧

余癖愛尋僧或有嘲者曰彼釋迦之徒我孔子之徒惡知三教名殊救世則一孔子知人好名也以名教誘之釋迦知人怕死也以死懼之老氏知人貪生也以長生引之是皆權立名色化誘後人彼今之嘲者作何見解豈孔子之徒高官重祿妻孥田宅種種富貴皆其所無耶若是則我孔子之徒為釋迦之徒所嘲多矣若謂其棄人倫離妻子則我孔子終身周流席不暇暖

豈無妻子、倫。故孔子當時亦在家出家者也。今之為孔子徒者。終日叫嚾鼻孔中數語。寄人籬守人汗。一朝誤投。便自驕慢。閙有狡者。又攢入良知席講。以傳名高。屈則曰。孔子於我為鼻祖。我於孔子為耳孫。跡其所為。日在貪嗔癡中。不自解脫。釋迦有知。當必弋其徒。勿向此輩面孔也。孔子若在。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孰若尋僧惠遠。叅寥佛印輩談禅

演偈。檢帖。賦詩乎。此非為釋迦護法也。聊為余辭解嘲云爾。

○○○奉佛

佛有功于世。不在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下哉。說者曰佛源于漢。濫流于晉。瀰漫于宋魏齊梁陳隋唐宋。閱三王周孔之世無所謂佛者。且創言地獄果報何淺且私。乃煩祇奉。不知此政佛所為繼三王周孔以有功於衰世者也。云何有功三

王周孔之世。道風雖衰。漸漬猶存。雖有佛法無所用之。周孔以後。世界鼎沸。生人煎熬。茫々宇宙。一身安逃。不有佛氏慈悲開教。此聖乾坤安能維持。故世人見貪。衆目眈々。一聞佛言。如避火坑。世人見嗔。怒燄冲天。一聞佛言。如畏深淵。世人見痴。如魚忘水。一聞佛言。即醒醉迷。世人見富。百般馳求。一聞佛言。珠玉塵土。世人見貴。百般不足。一聞佛言。窮達如一。世人愛生每圖

壽增一聞佛言時至不干世人惡死推免不已一聞佛言時至即止勇者思奮智者思謀一聞佛言清淨恬息至于愚者非明示果報顯惕地獄肆其澆戾無有時已又况周孔之道守者無罪犯者有誅周孔亦若是淺且私乎吾故曰佛所以繼三王周孔以維世雖謂三王周孔為盛世佛也可謂佛為衰世三王周孔也可被且功繇列聖我當奉之乾乾

